

洗冤錄摭遺補

洗冤錄摭遺補

先哲名言

此皆前賢閱歷有得之言可與洗冤錄相表裏余取暇會萃
擇要刪繁排纂成編附於錄後司牧者治獄助苟能覃心
紬繹觸類引伸或師其言或師其意或準今酌古而神明變
化之何慮民冤之不盡洗哉桐城張開運識

審理命案

人命有真假。真命不離七殺。殺人而得財。爲劫殺。凡有嫌隙。先定
計謀而後殺害爲謀殺。事有怨恨。心無宿謀。逞怒一時徑殺之曰。

故殺。故殺不得有從。彼此交打。原無致死之心。或當時打有致死重傷而死。曰鬪殺。鬪殺而誤傷旁人者。必須事外旁觀之人。若在场親屬。有交口情事者。則仍以鬪殺問擬。本欲害甲。錯中乙身。曰誤殺。要究明欲害之尊卑。并故謀之原由。相打以決勝負。因而致死之類。曰戲殺。如投擲甌瓦。彈射禽獸。不期殺人。而偶有致死之類。曰過失殺。

人命抵償。全憑屍傷驗檢。乃是兩項。驗者。看其大略。屍有四縫。須依次序看驗。要害致死之處。最宜詳審。傷色以紫黯腫爲最。次重者紫赤腫。又次者紫赤青。紫赤爲新。青黑則久。必須細細分別。檢

者酌其詳確。次序只作兩面。正面自髮以至趾爪。背面自腦後承枕骨以至糞門。傷痕或有青紫。或赤黑。或有血。無血。有無皮破骨損。及量長闊大小深淺。令件作指定報明。押屍親干證認確。以硃筆填入屍格。令各書押於屍格之上。死狀不等。檢驗事理不同。則詳洗冤錄中。

謀殺人命。須問有何讐怨。如何起意。與何人商謀。於何處殺害。及何人加功。先後動手情形。如何埋藏屍首。有無因而得財之處。鬪毆人命。須問有無讐怨。如何起釁。及傷處先後。是否是時身死。抑或越幾日身死。是否有心。有無同夥共毆。及何人在旁見證。如

係同謀共毆則應問誰人起意謀毆及毆之先後并是否原係謀毆洩忿抑係商謀本要打死。

學治補說

錄二則

何士祁

狀告人命卽宜訊供呈報遲延必須根究惟不可下一斷語防訟師之刁詐至真正命案罕有屍場滋鬧者惟假命案如自縊失足落河之類屍親聽人主唆動以婦女頭指發變爲傷痕索傷單作憑據始則數人出頭繼則眾人附和此際當明白開導惟諭以利害一味鎮靜自能解散。

錢穀申詳宜用活筆刑名則斷不可用出人之語其要尤在初詳。

一經詳出。更易爲難。必案可招解。而後具詳。乃爲穩妥。然例有定限。不能遲延。則驗後速審。又在官之勤事矣。

實政遺編

錄審斷一篇

栗毓美

凡看案須先分層次。命案先敘地保稟語歸簡要。而案情與罪名大端已備。

次看驗屍傷之輕重部位。卽以驗下手之情形。是何兇器。如何爭毆。置兩人或數人於此。互相爭毆。因何傷在仰面。因何傷在合面。因何傷在上部。因何傷在下部。何人致傷何處。詢其供情。比其形勢。有自然合拍處。要必於驗屍時。逐細看明。虛心著想。細心摹擬。

若稍有顛預傷不確則供不符而情亦不得欲罪名之無出入其可得乎。

次看鄰證。供有當時見證者。有當場物證者。有先不知而後查知者。有本非當場見證而起釁。另有別情。爲該證所素知者。均須隔別訊明。再與犯人質對明確。方免偏證及串捏誣證之弊。其供應分析叙明。

次看屍親供。屍親無不狡賴者。哀痛迫切。原屬至情。必先推心置腹。一片憐憫悻惻之心。使之無所疑慮。知所感激。全在相驗時。詳慎周至。不避穢惡。不執成見。又不疾言遽色。處處惟恐死者被屈。

代爲伸冤。屍親自然相信。卽或有時分辯。當爲婉言開導。甚至有時頂撞。當平情理論。證供明而犯供確。屍親自然折服。否則徑情自遂。激之翻控。縱案無出入而人證之拖累無窮矣。

次看犯供。犯人未有不貪生畏死。避重就輕者。此情理之常。取供時須平心靜氣。論情論理。果能虛衷研鞠。隔別研訊。卽犯人亦未有不激發天良者。若徒事刑求。非惟犯人不能折服。卽問官亦難信心矣。至於敘供。先詢其籍貫年歲。有無父母。并父母年歲。有無兄弟妻子。并平日作何生理。與死者有無嫌隙。再將如何起釁。如何下手。一一與鄰證屍親所供相符。然後分別謀故。鬪各情。詳細

敘明謀故皆斬候。鬪則擬絞。分別情實生死關頭。最爲緊要。至父母年歲。又畱養一層所關。而父歿於何年。其母守節若干年。兄弟有無出繼。死者是否亦獨子。問刑者不可不知。

凡一案之中。犯證各供。必須與案情相符。稍有參差。則供情不符。犯證供詞。既確。案情已得引律。必須允當。稍有輕重出入。則情罪不符。

凡敘案須供看相符。供分地保鄰證。各有分際。於眾供見其分。於犯供則見其合。聲敘須詳細周密。供由情定。看從供出。合地保鄰。證正犯所供情節。總論一段爲看語。如供有而看無。供無而看有。

及詞意互有抵牾者皆不符也

人命約十二款錄三則

呂坤

獄貴初情。謂犯事之始。智巧未生。情實易得。數審之後。買免多方。機械雜出是矣。須知初勘者何官。檢驗者何官。掌印正官乎。識見精明乎。持法廉正乎。鞫獄虛情乎。則初情乃確案也。倘初委佐貳首領才識昏短而羣小輕忽。操守卑污而供招苟且。若是而初情焉可貴乎。故招情不厭反覆。要以求當而已。成案無拘也。

檢驗之時。承委官嫌其凶穢。皆不近屍。又犯人扭鎖跪棚。多不同看。惟有屍親作作喝報屍傷。或多增分寸。亂報青紅。間有犯人與

屍親爭傷。而檢官竟不經目。止執一筆爲件。作謄錄耳。及再更檢官。再更件作。或暗賣屍格。約與雷同分寸。或意欲輕重。多增疑似傷痕。以致兩檢不同。每駁四五檢者。終始未能歸一。是死者旣以槌刃喪命於生前。又以蒸煮分屍於身後。冤讐未雪。暴露連年。則檢官不愼之罪也。以後掌印正官。凡遇人命事情。嚴責吏件。同原被干證。取四不扶。同甘結。便須萬分謹慎。務使情節了然明白。此心確然痛快。庶生死兩不含冤。亦省後來屢駁屢勘。耽延累歲。累苦多人耳。

解審多係重情。或隆冬盛暑。或險路長途。或者幼病人。或婦人隻

身民間疾苦多少難言。問官發解止摘緊關。且如人命正犯一人。屍親一人。要緊干證二人。或的當一人足矣。中間干連徒罪以下。及徒罪以下干證與供明人等。盡數摘發還家。中間如有情節不盡者。招後明白說云。除某係老病。某係輕罪。某係供明不在緊關之數。相應免解外。今將某某等取問罪犯。

人命條議五款

李士楨

邇來官胥。平時既不知講讀律例。臨審又不能細心參詳。或出入游移而輕重倒置。或元凶漏網而在累無辜。以致訟獄繁興。爲害非淺。殊不知審有審法。招有招體。其間毫釐千里之辨。稍或替亂。

望誤因之民命繫之誠不可不慎也茲列末議於左

一人命以原詞爲據隨告隨審卽遲亦不得過三日此爲定規尤不許於臨審時更投多詞改換情節添減犯證展轉牽告除兇犯應行羈禁外見證鄰佑多不過三四人隨案質審分別保候不許一概羈禁亦不許聽信經承差役株連多人致滋詐騙

諺云久告不離原詞各案皆然而命盜兩案尤不可容其積告別生枝葉據原詞取供據原供定案使終始如一前後相符則案自一綫到底而無難結之案矣

一人命以傷痕爲憑奉禁不許轉委佐貳捕員定例卽官親臨屍

場檢驗如但隔壁聽作指報則印官必須親臨屍場之謂何須將傷痕顏色分寸某處近左近右偏左偏右皮破骨折紅楂白楂係某器所傷分析致命不致命如金刃手足瓢石木棍等器果與傷痕相合檢驗的實審與口供無錯卽填屍格以定山案不可聽信件作經承含糊混報致成疑案難結更不可遲延時日以致屍潰難檢。

一人命以初情爲真檢驗之日卽研訊屍親兇犯及緊關證佐確實各口供隨時追獲兇器因何事起覺何人見證何人先後下手何人致命重傷行兇及致死日期爲首爲從情節逐一訊明卽便

定案以防後日狡辯參差。

一謀殺故殺情律甚重。如果有陰謀詭計。或有意欲殺。須依律坐罪。若無謀故實跡。證口有據。自認無辭者。不得輕議。強引至鬪毆殺。誤殺。戲殺。過失殺。以及威逼等項。各有一定之律例。亦各有不同之情節。如鬪殺者。以一人而敵一人者。也有兩人則爲共毆。而非鬪殺矣。鬪出一人之手。又不可概以鬪殺論。如故意殺人。意動於心。執物毒打致命。卽時身死。是有心害命也。此爲故殺。隔日身死。爲鬪殺。若意欲殺人。先告於爲從者。使隨我而殺之。則爲謀殺。非故殺矣。故殺者。出於一人之意。不可以從論也。若人不知故殺。

之意而卒然相遇共毆。則亦共毆餘人而已。同謀共毆。有分有合。分而言之。有同謀而不共毆。有共毆而不同謀。合而言之。始既同謀。終又共毆。究其下手毆傷致命之處者。坐以絞罪。原謀者不論共毆與否。并杖一百。流三千里。以其爲禍端之所起。若共毆之人。雖有別處。重傷亦止杖一百。因已以下手致命者抵償矣。故不深罪。若原謀自行下手致命者。或混打不知何人下手。俱問原謀。絞。其他俱餘人。若同行之人。既不與謀。又不助力。乃是不行勸阻。只問不應。如議甲乙丙俱依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爲重。乙下手。律絞。甲原謀。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丙餘人。律杖一百。是

也

一。共。毆。者。惟。有。兇。器。又。毆。有。致。命。重。傷。者。方。引。充。軍。其。雖。有。兇。器。無。重。傷。及。雖。有。重。傷。而。無。兇。器。皆。不。得。翦。摘。例。文。妄。引。如。審。係。某。情。卽。定。某。罪。其。口。供。參。看。引。律。須。一。意。到。底。不。許。口。供。牽。混。參。看。與。引。律。舛。錯。如。共。毆。致。死。者。須。悉。某。人。持。某。器。某。處。有。致。命。傷。口。供。務。與。傷。痕。相。合。獨。重。者。擬。抵。不。得。揣。摩。懸。坐。以。滋。辯。實。或。有。自。盡。身。死。者。隨。卽。察。其。非。有。真。正。威。逼。情。形。卽。便。訊。明。不。究。仍。差。人。令。限。三。日。內。掩。埋。則。輕。生。刁。惡。之。風。自。息。矣。

訓子手鏡 錄二則

王士禎

人命最重。極當詳慎。務於初招確得真情。屍格不可聽作妄報。方不致後來翻案駁實。亦不致有冤枉。詳冊中招首數語。謂之招眼。更有關係如素無讐怨等語。卽係鬪毆殺如夙有讐恨。遂動殺機等語。卽係謀故殺。鬪毆矜釋者多。謀故遇赦不赦。輕重判若天淵。故招眼數語。最當詳慎。

凡人命投井投縲。伏毒自盡等。多是刁徒藉命誣賴。居奇騙詐。如審出此等情節。卽當反坐。不惟誣告者少。而輕生亦少矣。惟真正有威逼實據者。乃當別論。

吏治學古編錄一則

王士俊

獄。貴。初。情。傷。憑。細。檢。不。可。有。不。盡。之。心。不。可。有。不。殫。之。力。遲。則。變。生。速。則。事。定。余。三。任。州。縣。所。定。命。案。不。下。百。餘。惟。於。當。場。研。取。確。情。從。未。在。堂。錄。囚。一。遇。命。案。立。卽。問。明。單。騎。前。赴。兼。裹。數。日。糧。從。僕。二。人。刑。書。二。人。幹。役。二。人。快。頭。一。人。件。作。一。人。皂。隸。四。人。不。令。遠。離。一。步。以。杜。私。弊。公。案。離。檢。所。不。過。丈。餘。至。則。先。問。兩。造。口。辭。卽。先。錄。草。單。俟。三。詞。合。同。方。親。至。檢。所。逐。一。細。驗。稍。有。疑。惑。令。件。作。復。驗。果。見。傷。跡。兇。具。相。符。然。後。親。註。傷。格。如。犯。證。俱。齊。卽。先。錄。鄰。保。口。詞。再。錄。證。見。再。錄。死。者。之。親。眾。供。畫。一。始。取。兇。犯。口。詞。或。一。人。或。二。三。人。細。細。研。鞫。分。別。何。人。造。意。何。人。先。下。手。何。人。傷。致。

命務求頭末了。然確定首從。不使模糊。所傷械物。迅卽追起。不使姑緩。果無遁情。再復問各犯。翻駁盡致。果無反覆。令刑書朗誦口詞。與各犯仔細傾聽。書押畢。卽將兇犯重杖。其不行解散助毆。加功者。亦加重杖。以紓生者之忿。以慰死者之心。各犯應釋者。釋。應保者。保。應羈者。羈。務於當場研決。不敢遲滯。牽累返署。後卽行申報。密卽串敘招看。覆覈妥協。俟憲批下日。卽行點解。斷不從書役之言。以不迫限。任意遷延。夫不於堂上對簿。則主唆起滅之奸弊。易絕。不待久遠。起解則殺人正兇之供吐難移。此余數年親歷者也。如檢驗時。兇犯脫逃。或所去不遠。卽令隨從幹役。立刻追捕。倘

光緒金才
一二日度其可獲。卽在彼處坐候了局。或已遠颺。則懸賞緝捕。仍於當場將各犯口詞。照前錄定歸署。俟獲犯日。先行審審。然後質對起解。

勸諭牧令文錄一則

恆福

命案始見驗傷。生傷須辨真。假趕緊調治。活一人卽省一案。死傷部位分寸顏色。必須親驗明確。不可徒聽仵作。喝報。尤不可耽延時日。遲則生變。訟師得以播弄其間。不徒恐屍身變爛也。驗傷既確。當時略審粗供。摘傳應訊緊要之人。毋得株連旁生枝節。其有事情之變。或受傷未死而自盡。或受傷既死而裝點。但依洗冤錄

認眞辨之。則生前死後之傷。自明。至於擬抵罪名。生死出入。爭之
釐毫。訊供。尤不可不慎也。

學治臆說 錄八則

汪輝祖

生傷勿輕委驗。驗傷填單。例取保辜。何等慎重。或乃委之佐雜。不
知兩造報傷。多先屬託作。故作作喝報後。印官猶必親驗。以定
眞僞。佐雜則據件作口報而已。何足深信。且某傷爲某毆。須取本
人確供。辨其形勢器物。萬一傷者殞命。此卽擬抵之據。生前之供
狀未明。死後之推求徒費。犯供翻異。案牘糾纏。率由於此。則何如
親驗之可恃也。

命案受詞。卽宜取供。呈報命案。非屍親卽地保。宜立刻究問。疊出及鬪毆之狀。受傷之處。細細詰問。察看供情虛實。自可得其要領。蓋屍親等甫至縣城。未暇受訟。師指揮代書寫詞。不敢大改情節。且鄉民初見官長。尙有懼心。立時細鞫。真情易露。往余在甯遠。蔣良榮劉開揚自斃。誣人二案。皆於初報時訊有疑竇。不致冤濫。平民故知初報卽訊。是最要關鍵。若被告亦到。則更可對簿明確矣。相驗宜速。一面訊供。卽一面簽役。無論寒暑遠近。卽往傳驗。以免犯證入城。得投訟師商榷。中途犯到。卽釋。可以栖息之處。提訊鞫問。使其猝不及備。得情自易。

驗屍宜親相親按地方官肩利害莫如驗屍蓋屍一入棺稍有游移翻供便須開檢檢驗不實卽干吏議或致罪有出入便不止於褫職相驗時作報傷之處須將屍身反覆觀看遇有發變更須一一手按以辨真偽時當盛暑斷不宜稍避穢氣且心堅神定穢亦不到鼻孔余屢試之若有鬼神呵護者驗畢指定真傷令兇手比對痕合然後棺殮自無後慮如兇手未到或係他物傷者傷痕分寸尤須量准異日追起兇器比合可成信讞

當場奉洗冤錄最可折服刁徒刁悍屍親或婦女潑橫竟有不可口舌爭者執發變爲傷據指舊痕爲新毆毫釐千里非當場詰正

事定更難折服。宜將洗冤錄逐條檢出。與之明白講解。令遵錄。細辨。終能省悟。此亦屢試有效。切不可憚半日之煩。貽無窮之累。

詳開檢宜慎。拆骨洗蒸。最爲慘毒。疑似之間。出入重大。遇有屍親翻控。先檢原詳圖格。逐一精研。實有枉抑。疑竇。然後詳檢。則問心無愧。倘係屍親妄聽謾告。須細細開導。果能悔悟。自可陳請上官提審。取結免檢。檢而無傷。不惟死者增冤。復令生者坐罪。而曰我依律辦也。是耶非耶。

命案出入全在情形。情者起釁之由。形者爭毆之狀。釁由曲直。秋審時之爲情實。爲緩決。爲可矜。區以別焉。爭毆時所持之具。與所

傷之處。可以定有心無心之分。有心者爲故殺。必干情實。無心者爲鬪殺。可歸緩決。且毆狀不明。則獄情易混。此是出入最要關鍵。審辦時。必須令件作與兇手照供比試。所敘詳供。宛然有爭毆之狀在目。方不游移干駁。

人命宜防牽連。前明徐相國階柄政時。作家書示子弟。尙誠命案不可牽涉。何況尋常百姓。往往有兇犯赤貧。累歸詞證者。故在官閱報詞。非要緊人證。卽當場省釋。不令入城。應取保者。訊後立追保狀。然猶聞有官保私押之事。一日不歸。則其家一日不安。如之何。勿念至路。斃案件。差保無可生法。每將地主牽入。此則眞屬無

辜尤須禁絕。覈稿時更宜字字檢點以防株累。

學治體行錄 錄二則

王鳳生

審訊命案謀殺必有致死重情如圖財因姦抵制之類故殺則頓起殺機鬪殺則本非有心凡此皆有起釁情節爭鬪形狀必宜虛心靜氣隔別研訊以彼供亂此供復以此供證彼供如果神色稍露乘其不意一語詰之使其猝無所遁由此根究自得實情切不可徒事刑求淺嘗而發之暴至於羣毆之案人數眾多其下手先後與致傷部位卽毆者事後亦難一一記憶惟須詳察情形總以最後下手及傷之重者爲緊要關頭必爲確切推鞠勿稍遷就一

經供認卽令將所持之具與所毆之傷當堂比對毆狀旣明斯獄情不致淆混至案內有無涉罪名之情事無關出入之人證均予刪除免滋疑竇而省拖累倘犯供定而復翻亦必究詰其所翻之由以期結實非可概以刑罰施也。

自盡命案最易蔓延使訟師書役從中射利應於具報時覈其案情除威逼姦私污蔑及推跌落水以勒作縊等事有關情罪出入自應於相驗後帶齊犯證覆審其他或以口角輕生或以拚命圖賴惟嚴諭原差吊傳證據如期齊集屍場倘有要證不到定惟該差保是問一經驗訊死由自取并無傷痕卽爲當場斷結押令棺

殮取具。遵結立時。省釋任書役百計。宕延必坐待。各結取齊而後去。如臨時察看死者之家。實係貧難埋葬。情有可憐。或勸令被累之人。酌爲資助。然亦須將例不斷財。此係格外施仁之故。曉諭屍親。使知感悟。是又移步換形。非可援以爲例者。至於失足落河。及路斃等案。地主鄰佑。只宜取供備案。勿事他求。隨役人等。當眾給錢。諭禁滋擾。如前法。縱報案迫值歲除。亦必卽時親往立爲完案。總不使有押帶進城。致令守候之事。久之而吏役亦習慣自然。不復萌前念矣。

圖民錄 錄三則

袁守定

凡鬪毆傷重當急救之且勿問曲直葉南巖刺蒲時有羣鬪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入內自擣藥令舁至幕廨委謹厚廨子善視勿令傷風曰此人死汝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訊收讐家於獄而釋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卽救死矣此人死讐家卽須償命又有干讒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與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所保全者甚多其藥取古城或廢壙中千年石灰碾細末取連根韭菜擣取汁和之團作小餅置簷下風乾勿令見日凡破傷處粉餅

糝之。卽平復。余屢用之。皆立效。

獄貴初情。固也。而以得之屍場者。爲至初之情。更真而易結。故相驗之頃。卽命案之所以定局。若不得確供。遽下屍場。以後便多情竇。費周章矣。諺曰。官事進城。犯人進監。蓋言受人指唆。官難爲力也。

書差勒贖。多藉大案。曩所歷州縣。惟辦命案一節。似無遺憾。凡遇報人命。卽喚其人入署。面諭之曰。汝速歸。鳩齊保鄰屍屬。於屍所聽審。不許搭棚張綵。有杯水之費。隨裹米而往。詢明情由。不抵之案。卽於屍場發落。告以案結之由。不許入城。應抵之案。祇帶正犯。

收禁告以應得之罪。不許餘人入城。默記供情於內署。發稿通報。初猶差專役。迨後并專役亦不差矣。初猶帶刑書。迨後并刑書亦不帶矣。其有證佐不具。不得確供者。不得已乃諭令入城。卽日訊明定案。告之曰。此案應引某律得某罪。雖官亦不能高下其手。况吏乎。爾輩速歸。畱此無益也。若逗畱探聽。則處及寓家。自用此法。書差均不能染指。

慎獄芻言

錄五則

李漁

人命。中疑獄最多。有黑夜被殺。見證無人者。有屍無下落。求檢不得者。有眾口齊證一人。而此人夾死不招者。有共見打死。是實及

尸屍檢驗并無致命重傷者。凡遇此等。只宜案候密訪。慎勿自恃。摘伏之明。鍊成附會之獄。書曰。罪疑惟輕。又曰。甯失不經。夫以皋陶爲士。猶慎重若此。况其他乎。今之爲官者。苟能闕疑慎獄。卽是竊比皋陶。彼鍛鍊成獄者。不及古人遠矣。何聰明之足恃哉。

人命不同他獄。讞者不厭精詳。上司數批檢問。正謂恐有冤抑。欲與下僚商酌。爲平反計耳。要知一人之聰明有限。同官之思慮無窮。從前承問者。豈事事皆能自決。亦知重獄非一審可定。未必不留餘地。以俟後人。卽上司批訊之法。亦自不同。有詞與意合者。有詞在此。而意在彼者。又有欲輕其罪。而故張大其詞。以示國法之

重者。此雖憲體宜然。亦以試問官之決斷何如。承委諸公。須出已見。成招。慎勿雷同。附和。若觀望上司之批語。以定從違。或摹寫歷來之成案。以了故事。其中倘有毫髮冤情。罪孽比初審者更重。何也。天下之事。一誤。尚可挽回。再誤。則永難救正。獄情不始於我。而死則實成於我也。

檢骨所以驗傷。驗傷者。驗屍。主所告之傷。非驗所不告之傷也。屍主告檢詞內言用某器打傷某處。卽於所告之處。驗之。觀所告與所驗對與不對。故曰驗傷。猶之百姓告荒。而官府踏勘。止勘所告之處。驗其言之信否。至於不告之處。則雖有災荒。亦可不問。又如

百姓被盜而遞失單至獲盜之日。所開何物。止追何物。給之。其餘財帛。焉知非其固有。皆可置而不問。同一理也。檢骨之官。倘不顧名思義。舍所告之處。不驗而驗他處。或遍驗通身。則無論打傷之情。確與不確。總無不抵命之人矣。何也。人生一世。自少至老。或失足致跌。或負重觸堅。或游戲被擊。血不流行。聚於一處。則彼處骨節之上。未有不帶傷痕者。輕則日久漸消。重則終身不散。如其不信。試將病死之人。取其骸骨蒸驗之。若果全身俱是白骨。絕無一點血痕。則檢驗之傷。真足憑矣。如其不然。則此種物理。尙須討論。常有問官不解此意。譬如屍主所告。原稱當頭一擊致死。反向渾

身檢驗尋出無數傷痕。盡入招詳申報。上司以傷痕不對。駁令復審。問官不肯認錯。隨增徧毆情節。以質之。此非有意害人。止因此種物理。書籍不載。人所未聞。見有傷痕。卽疑爭毆所致。有所憑而定罪。不爲冤殺無辜。故始終信之而不悔也。

古法流傳。至今失其實。而僅存其名者。莫若人命。中保辜一事。辜者。罪也。保辜者。令有罪之人。自保其罪。以塞他日之辨端。且救此時之覆轍。一事而諸善備焉。譬如張三毆傷李四。李四病創垂危。自分必死。隨令親屬鳴官求驗。官府驗有真傷。審得張三兇毆是實。卽以李四交付張三。責令延醫調治。照律限期。期滿之日。或生

或死定罪發落。蓋因被毆之人。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速死。以爲索詐兇人之地。故以調理之責付之兇人。兇人以一朝之忿。釀成殺身之禍。未有不悔恨求生者。救人卽以自救。何金錢之足惜。是以一紙保辜。活兩人的生命也。倘其療治不痊。如期殞命。則於限滿發落之時。便可定罪結案。不致株連一人。延緩一日。何也。以其驗傷之際。先得兩造口供。被毆喪命者。旣以親口訴冤於生前。毆人致斃者。難以活口。賴傷於死後。若說不干已事。則從前之調理。爲何無證。亦可以成招。完屍亦可以定罪。較審人命於旣死之後。輾轉推詳。而莫究其實。憑空摸索。而不得其端者。其勞逸難易之

相去不啻霄壤。今世僅存保辜之名而不行。非不知人命爲極大之案。保辜爲最急之事。無奈案牘如山。不能分別料理。每與山土婚姻諸小訟。一概准行。常有累月經年未遑審結。以致兇犯脫逃。無人抵命者。直待審出真情。知其毆死殺傷是實。始爲追論保辜。逆數限期。及究行兇之罪。勢必反覆株連。欲起死者而問之。已無及矣。問所以不行保辜之故。則曰人情刁惡。非復三代遺風。十紙人命狀詞。究無一紙是實。若必一一驗傷。人人取結。則官長無就憩之時。訟庭無容足之地矣。曰不難。是別有正刁弭詐之法。在未。經放告之先。示以畫一之規而已矣。請宰州邑者。分別狀式二

紙刊板流行一紙照尋常狀格無事更張除人命之外一切姦盜詐僞諸重情以及田土婚姻諸細務總用此格令告者據實填進審得其實固爲伸冤洩忿卽其詞稍有不實亦不必概坐反誣輕則斥逐重則杖懲以民間刁訟之風浸淫日久不能遽革且畱餘地以待逐漸挽回一紙則另出新裁單爲人命而設併柱語亦爲刊定止以被殺被毆情節令告者自填詞後畱空格六行每行分刻其上。一曰兇犯。二曰兇器。三曰傷痕。四曰處所。五曰時日。六曰干證。如用木棍毆打則填木棍二字於兇器之下如無兇器係拳脚傷者卽填拳脚等字頂門有傷則填頂門二字於傷痕之下餘

皆做此六項之中。如有一項不填。不遵此式。卽係誣誑。必不准理。如時日稍遠。卽係舊事。亦不准理。六項之後。又刻一行云。以上如有一字虛誣。自甘反坐。令告者親填花押於下。無押者不准。如是則小民知爲特設。與依樣葫蘆者不同。法在必行。不待聽斷之後。卽寫狀時。已知之矣。當事者一見狀詞。卽時批發。立拘兩造。及詞內有名人等。併喚折傷科醫士。當堂細驗。以傷痕兇器等項。合之詞內所填。觀其對同與否。無論事事皆虛者。懲誣必盡其法。卽使五項皆同。止有一項不對。明知下筆之訛。亦必先正妄填之罪。責治告狀親屬。然後審理。審得其實。卽以兇器儲庫。照前設保辜之

法責令兇人醫治。候限滿發落。倘被毆被殺之人。去城寫遠。若令扛擡到官。恐傷處中風致殞。卽委廉明佐貳。匹馬單輿。督同醫士往驗。具文詳覆。以俟躬審。驗審之際。務極精詳。蓋此時耐煩一刻。卽可爲他日千連人等全活數命。又免上司批駁之煩。省自己推詳之苦。始勞終逸。有裨於人。己不淺也。其坐誣之法。於他訟稍寬。而獨加嚴於人命者。以別狀告虛情。雖可恨。其所害不過被害一家。人命告虛。則不止害警家。直且騷擾衙門。侮弄官府。令其破有用之工夫。驗無傷之鬪毆。則告者不是害人。明是害官害人。罪小害官罪大。卽斃諸杖下。彼亦何說之辭。夫小民之敢於誣告者。自

謂我以人命告官府原不以人命聽。不過戶婚田產口角致爭之
罪名耳。勝則可以服人。害亦無損於己。何所憚而不爲。今知利害
若此。關繫若此。苟非病狂喪心之人。必不敢以身試法矣。此法一
行。謂世間猶有假命害人之事。吾不信也。謂世間猶有誤填人命
之事。吾不信也。謂有司苦於錢穀簿書及他種詞訟。則可謂爲駁
奪人命。難定招詳。今日檢屍。明日夾犯。與兇因冤鬼爲鄰者。吾不
信也。但須執法。不撓初終。如一方能有濟。若使徇情受託。一紙不
坐。反誣罪。當情實。一犯容之。漏網。則此法不行矣。要知當此之時。
事事勸人執法。語語誠人徇情。無論勢有不能。卽進言者亦難啓

口居官之執掌頗多。不止詞訟一事。詞訟之種類更雜。豈止人命一條。畱此一事以示無私。借此一條以明有法。亦時勢之可行者也。况頽俗難以驟更。頑民可以漸化。焉知一事有效。不可行之第二事。二事有效。不可行之第三事乎。由人命而盜賊。由盜賊而姦情。由姦情而婚姻田土。以及鼠牙雀角諸碎事。無一不可以此法推之。果能如是。則鳴琴臥理之風。未必不階於此也。

拆骸蒸骨。乃萬不得已之計。若使人命是真。抵償可必。則死者受此剗磨。尙能瞑目。萬一抵償不果。枉遭此難。令彼何以甘心。故輕拆不如詳檢。詳檢不如速驗。速驗不如細審。果能審出真情。則不

但無事檢拆併相驗亦不可不行矣。

飭各屬辦案條件檄錄二條

陳宏謀

命案內一切應問之地鄰鄉保證佐初審已經取供別無疑竇覆審時不必再拘拖累凡奉駁復審者止將有關所駁情節之人摘拘再訊其餘不必拘審拖累

人犯到案已將年歲及有無父母兄弟妻子年歲供明迨後問罪如應留養者仍再查訊并鄰族確供甘結不得止就初供爲憑其所供父母兄弟年歲更須訊之原告果與符合然後敘入附請留養不得止就本犯鄰族所供爲定其與留養之例不合者必將因

何不准留養之處於招尾聲明以杜解審時混供翻告等弊。

學治一得編錄十六則

何耿繩

凡勘問謀殺人犯果有詭計陰謀者方以造意論斬助毆傷重者方以加功論絞謀而已行人贓現獲者方與強盜同辟毋得據一言爲造謀指助勢爲加功坐虛贓爲得財一概擬死致傷多命凡同謀共毆人犯除下手擬絞外必實係造意首禍之人方以原謀擬流毆傷而係執持兇器方合例發遣其但會與謀而未造意并有重傷而非兇器毋得概擬流戍。

故殺注臨時有意欲殺非人所知曰故輯注曰若先前有意不在

臨時則是獨謀於心矣。若欲殺之意有人得知，則是共謀於人矣。臨時爲鬪毆之時也。故殺之心必起於毆時。故殺之事卽在於毆內。是以故殺之律入於鬪殺條下。凡審故殺情節關鍵盡於此數語。

戲殺注謂以堪殺人之事爲戲。如比較拳棍之類。此語最明。若非以堪殺人之事爲戲，則爲過失爲鬪毆矣。

誤殺中分謀故毆。又分凡人親屬尊長卑幼。

過失殺注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二語最要。卽如下文彈射甄瓦等尚非可以一概論也。

弓箭傷人。問是否城市及有人居止。其放彈投擲瓦鳥槍等亦如之。

車馬殺傷人。問是否街市鎮店或鄉村曠野及因公急馳。

庸醫殺人。問是否故違本方。

窩弓殺人。問是否樹立竿索。

以上各條分謀鬪故戲誤過六項。雖人命情節變態百出。而大約不出乎此。此外則有窮兇極惡。如殺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三人以上者。支解人者。又有妖術殺人。如采生折割造畜蠱毒者。事非恆有。另著於篇。其同是人命。別有名色者。亦另著於篇。

凡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必係謀殺故殺及放火行盜而殺者乃照律凌遲若係鬪殺共毆另看例定各條

一家注謂同居雖奴婢僱工人皆是或不同居果係本宗五服至親亦是非死罪注加實犯三字則如准盜准枉法者亦不論也

肢解人當照例問係殺前殺後若係殺後是否欲求避罪割碎棄藏抑係勢力不遂凌遲處斬之分極宜詳慎

采生折割造畜蠱毒者當究其方術得自何人同學引進何人自己得後又曾傳授何人方術如何煉製試過幾次害過幾人雖蠱

毒不必殺人亦斬亦須嚴究明確。

威逼人致死須看注中威之氣燄難當逼之窘迫難受二句情節。但此最不易引。重則可以引光棍惡棍等例。輕則可以酌擬不應。其有別項情節如索詐則引恐嚇誣蟻則引誣告又各有本條不得用此。蓋此條以人命則情重而罪止滿杖則法輕故須善酌。因姦盜而威逼人致死其強姦未成但經調戲一聞穢語各條并載例內而因盜則亦最難引此盜字是竊盜無強盜。

威力制縛拷打監禁人因而致死威力主使毆打人致死制縛必實係一時逞忿并無欲殺之心方台律主使必實有可畏之威有

不敢不從之勢。方可坐爲首。與同謀共毆不同。

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分別罪應死。不應死。擅殺罪人。不論謀故。均以鬪毆殺論。謀殺者。其爲從加功。依餘人論。

洗冤錄解 錄九

姚德豫

件作賤役也。重任也。其役不齒於齊民。其投食不及於監犯。役賤而任重。利小而害大。非至愚極陋之人。誰肯當此。而望其通天。性命之學。知死知生。知鬼神之情狀。又能不爲勢回。不爲利疚。寄以民命。得乎故。良吏必須熟習洗冤錄。與之辨論。確切方令其喝。

報若任其喝報。求無冤不可得也。或曰申韓之學。君子鄙之。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東坡譏安石以法律爲詩書也。欲牧令習洗冤錄之文。無亦非大雅所尙乎。曰此予所以不得不辨也。書云惟刑之恤。詩曰在泮獻囚。詩書所稱刑名之學。原與禮樂兵農并重。至申韓以深刻之心。行慘毒之法。君子惡之。豈特鄙之而已。後人不察。矯枉過正。置法律於不問。其貽害於人。與申韓正殊途同歸也。至王安石附會羣飲其殺之文。甚至欲復肉刑。賴蘇子熟於刑名。故極言諫止其議。法律者亦譏安石之法律也。我朝所定律例。損益漢唐各律。本古帝辟以止辟之心。出經入史。無

過不及豈前代法律所可比。又慎重民命。頒發洗冤錄。使天下無
冤民。若鄙申韓而遂輕法律。是放鄭聲而並棄韶樂也。夫官思其
職。孔子嘗爲乘田。曰牛羊壯長而已。今人當師孔子。民命攸關。重
於牛羊之壯。使曰此件作之事。不必深悉。則孔子何必以牛羊之
壯爲已任哉。錄中揭明不得任聽。件作。喝報。蓋以熟悉洗冤錄。望
之良有司。以爲生民之寄也。切勿任聽件作。喝報解。

命案之檢驗。訊訪。猶醫之望聞問切也。雖有良醫。不能離四者而
成神聖工巧之術矣。折獄亦然。然明者無所不明。故訊訪難明者。
檢驗則明。錄云定案全憑屍傷是也。驗屍難明者。檢骨則明。如尸

肉腐爛無跡可憑及尸傷雜說云非檢骨不得其實之類是也。檢
驗難明者研訊則明如殺傷自殘檢骨難憑自毒人毒驗尸難辨
錄云就所告所證所認爲斷又云據證論擬是也。檢驗訊皆難明
待訪而明錄云尸無下落見證無人只宜案候密訪是也。昧者則
無所不昧驗尸誤檢骨則更誤訊斷誤訪聞則大誤甚矣。明爲聽
訟之本也。然誤尤甚者莫大於訪請試言之。夫兩造具備無簡不
聽治獄之道自古如斯且後世人情有異三代之直故親屬有容
隱之條聽訟有迴避之律以其有所私不足信也。鄉里之訟刁健
者布散謠言孤弱者吞聲飲泣以及隨聲附和吠影吠聲假公濟

私黨同伐異。既無反坐之虞。陰售變亂之實。全賴官長之明。據真情。憑實蹟。悉其聰明。用其五聽。隔別研訊。證佐不言。實情者。罪之保鄰。扶同。矇混者。刑之則謫。張之幻。不能肆其奸。無稽之言。不能惑其志。無情之辭。不能盡其說。孤弱之冤。苦伸矣。乃不信已而信人。聽言於道途。甘受其欺罔。哀矜而辟者多矣。眾惡必察者。誰與於是。先入爲主。橫據胸中。始終固執。沈寃莫雪矣。倘至案有變動。則毫無把握。出入之咎。一身當之。訪之弊如此。豈宜輕信。以自誤。如醫者不知問證。切脈徒恃。望氣以治療。其不殺人者。幾希矣。察

解
宜善

均之傷也。曷謂原傷。均受傷之處也。曷謂的處。曰人命之獄。驗必據呈檢。必據結呈告之時。必明言致命之由。受傷之處。卽控身死不明者。亦必有不明之故。得之何人。而證見之人。必供明如何致死。乃可檢驗所謂原傷的處也。檢驗之際。見有致死真傷。確切不疑。卽非原呈所指。固應究辦。但慮尸親生情於見景。捏假以溷真。雖有虛平堅硬癡暈呆活之辨。止可服誤執者之心。不能塞刁健者之口。倘刁健尸親。或理屈而辭不窮。或情虛而言不服。惟遵洗冤錄。專以原傷的處之不符與之駁難。自足破奸人之膽。後方於週身疑似之處。細爲詳視。無難一辨而明。律云。依告狀鞫獄。所以

防官吏案外之冤濫也。錄云重原傷的處。所以防尸親臨場之附會也。曰訪案亦有原傷乎。曰訪必有所聞。聞必聞於所見之人。而後可信。且訪後不遽檢也。必先察訊。則所認所證必有原傷致命之由。乃於檢驗時於的處檢明相符與否。則所聞是否。我欺所認是否。誣服可了然於心矣。訪聞命案更安可不知原傷的處。而孟浪檢驗乎哉。

檢傷重原傷的處解

或曰錄云殺人之獄謀故者少。鬪毆者多。同一殺人而有謀故鬪毆之分甚矣。律貴誅心也。曰否否。佐治藥言云誅心之說非刑名家所忍道。律貴原情不尙誅心也。曰誅心原情異乎。曰異誅心者

無罪中求有罪。乃傳春秋者深刻之論。原情者有罪中求無罪。乃金科玉律賦仁恕之心學也。深刻非聖人意。歐陽子春秋論辨之詳矣。玉律原情之旨。予得而闡發焉。夫同一殺人而有謀。故鬪誤戲。過失六者之分。原其情之不同也。究謀殺者當燭其隱。謀詭計造意加功之情狀。而使之無可遁。若故殺者則他人不及知。故共毆者之情可原矣。因鬪而毆殺其情稍輕矣。因鬪而誤傷旁人其情更輕矣。因戲而殺其情愈可原矣。是以殺人雖同而罪有斬絞實緩之分。皆於已殺人之犯原情定讞。未嘗於未殺人之先而誅心。周內也。若過失殺其情本無罪。故准絞收贖。所謂宥過無大也。

折獄者必衡其謀。故鬪誤戲過之異其情。再論其尊卑親疎貴賤。老病獨子之異其人。復察其奸盜捕亡拒捕得財之異其事。於以引律擬斷。焉有情罪不符者乎。我

朝因命案而推廣之於強盜。情有可原者免死外遣爲奴。

聖世祥刑。仁至義盡。眞駕唐虞三代而上矣。

謀故鬪
毆解

今之牧令能殺生人乎哉。案有枉縱則尸親可告。犯供可翻。上官可提。部院可駁。今之牧令可殺生人乎哉。然牧令不能冤殺正犯。而能冤殺無辜。干連之人苟不詳慎于始。尸親告而干連人證拖累矣。犯供翻而干連人證拖累矣。上官提部院駁而干連人證大

拖累矣。小民以力爲食。一人在官。全家失養。拖累日久。不死其身。則死其父母妻子。而牧令且以正犯無枉。縱告無過也。是無殺人。之名。有殺人之實。然此猶出之無心也。世又有見牛未見羊者。專以救生爲事。既欲兇犯之理直。又欲死者之傷輕。以致案情不真。尸親不服。干連人等。拖累經年。幸兇犯之漏網。以爲陰德。而無辜之死於道路者。曾不一念及之。若死者之含冤。更無論矣。是以生人之心。行殺人之實。然此猶以羊易牛也。世更有好仁不好學者。不熟秋審章程。以訛傳訛。於凡鬪殺之案。謂金刃三傷。必罹情實。曲爲遷就。而以他物代之。以致兇器不真。訟師挾制。干連人等。提

省提府。拖累經年。實言懼獲罪長官。不言則案懸莫結。父母懸念。於家本身。瘵死於外。究之秋審。實不在乎此。及犯人獲免。則貪天之功。曰我生之也。是虛邀生人之名。陰行殺人之實。爲牧令者。能爲他日干連人等。念及命之全活。斯真賢牧令矣。

爲干連人等全活數命解

皋陶曰。罪疑惟輕。夫皋陶爲士。豈不欲以無枉無縱。有獄必成哉。顧求獄成而枉人性命。於心有未安。故不諱言疑。疑者聖人所不免。若疑而妄。妄而鍛鍊。鍛鍊而成獄。則斷不可。或曰。然則以疑獄上可乎。曰。非功令也。惡乎可。然則奈何。曰。疑可。求信不可。鍛鍊也。大學曰。心誠求之。求則得。而得鍛鍊則急。而冤矣。密訪二字亦求。

之一法而候之一字所謂緩而得也曰疑之一字屢見於錄而功令之未許以疑獄上何也曰吏之能以民事爲己事者幾人若准以疑獄上將疑者不求信且其不必疑者亦以疑爲延宕之計將曲直不分非辟以止辟之義故明著於錄而深沒其文於律以待良有司熟思審處也夫尸無下落者安知其人之已死無見證者雖有尸可驗安知服罪者之非冤二者君子慎之惟不畏緝兇與承審遲延之處分務得其實而執法焉斯真無枉無縱矣若先枉一人而復曲爲從輕開脫以縱之而自詡無枉無縱也吾未敢信

不可妄意猜疑
鍛鍊成獄解

以上一條係指尸無下落或見證無人二者言。若尸證俱全固當細驗尸傷之真假。訊見證之虛實。逐細推求以成信讞。未容以疑藉口也。

或問曰：同一手足他物傷也。律云青赤而腫。錄改云見血。其義何居？曰：他物多不破口。故律言其常。他物亦有破口者。故錄兼言其變。原無他義。然豫更進一解。以備良吏之採擇。夫生傷之腫一望而知。既無發變之疑。不過輕笞之罪。無須用手重按。以增受傷者之痛苦。若他物之破口傷。遇血結者。一經揭視。或致將養不效。是傷者因驗而死。毆者因驗而抵也。子於血結之案。卽明填血結難

以開看之傷單嚴禁作揭視。痊後據供證定斷亦無不輸服者。或曰他物傷限內平復者可矣。若因傷或死或廢罪關出入且刃傷罪關城旦者能不揭視乎。曰或死或廢總須復驗定罪刃傷之案平復後仍有刀痕可驗且限內平復又後下手理直律得累減爲杖非盡科城旦也。况刃傷人者不止一傷豈盡血結難驗又無勸證可憑而任狡賴乎。或曰若控毆尊得實應得重罪及老病假傷圖詐者姑息一時豈不貽患於後日。曰是當別論予於毆尊之案老病之人血結難開者必於密室不見風處令醫敷藥調治卽親驗其眞僞眞則嚴押保辜僞則捉抱重究豫作吏三十年肯以

姑息長刁風而貽後患乎。不過不令作作託詳愼之名行誑詐之實。致人不死於毆而。死於驗耳。此雖無當於作律作錄之本旨。然不忍之心。不忍之政。當亦仁人君子之所樂聞也。見血爲傷解

驗傷之事有三。一曰驗生傷。一曰驗尸傷。一曰檢骨傷。驗生傷易。驗尸傷難。檢骨傷尤難。鬪毆律云。青赤腫者爲傷。此驗生傷之法。錄云。止驗紅腫破爛。若色之青與紫。則不問。此驗尸傷之法。皆指不破口者言。錄又云。見血爲傷。係指生傷及尸傷破口者言。錄又云。檢骨有紅赤青紫黑黯各色傷痕。此指檢骨傷之法。蓋生傷亦青可僞。而腫不能僞。尸傷腫或誤。而堅硬則不誤。驗生傷易。不復

贅檢尸傷須辨其或爲偽造或爲發變或爲血墜或爲血障或爲舊痕而眞僞乃辨驗骨傷無發變血障血墜之淆混須辨其或爲舊痕或爲死後傷或爲偽造或爲雷暗而眞傷乃得然形似渺茫更非易易司刑名者必須平日於洗冤錄以上十數條熟讀深思了然於心自無臨場茫然之患矣

辨傷眞
騰解

驗尸之法先辨傷之眞僞傷之眞者又當辨其或被害或自盡辨傷眞僞之法予已詳論之辨被害自盡非知死者之心不可心不可驗驗之於口眼折獄者聽言而觀眸子則人莫能度驗尸者察眼之開閉口之開合見尸之狀卽知死者之情眼扎毛之肉塊左

右各三。上爲開。有一。下爲閉。有二。眼睛之肉塊有十二。故能開能閉。能垂能外顧斜視。眼位置極高。從腦後骨髓前竅之一點。生二雙細筋至目。所以二目同動。不能一上一下也。下叭之肉塊有六。上以閉口。有四。下以開口。有二。而左牽右牽。伸出收入。俱聽心之使令。手之肉塊有五十四。故能或拳或不拳。而以辨被人毆殺與自盡。其原亦本於心。俱於無傷之處。以驗傷。所謂有諸內者。形諸外也。然此論速死之情形耳。若醫治不效而死。其形自必不同。是知言各有當。而不容拘泥者也。車輪梭死條註云。速死者尸狀如此。經數日死者異。是固當比類互參矣。舌之肉塊有十。故能伸縮。

錄中所載惟自縊中毒者舌出。然成案有溺水脹出者。予見溺水及病死亦均有舌出者。苟無縊毒情形。無庸致疑矣。齒爲後天所生。檢骨時筋肉腐爛。則脫落者多。指南所載勒死牙齒脫落。掛一漏萬。部頒洗冤錄已刪除不載。踢傷條註額門血紅。上下牙齒脫落。傷下部之人。傷見於牙根裏骨。亦於無傷之處。以驗傷。所謂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非明乎精粗一理之原惡。能纔明彼。卽曉此乎。

口眼手舌
齒合解

一得偶談

錄二則

王有孚

州縣額設件作。各視缺之繁簡以定名數。大縣不過三四名。中簡

之區。僅設二三名。其在事繁之地。檢驗案件。常常有之。自可隨時
歷練。至簡僻之區。所有件作。止於鬪毆事件。驗報傷痕。尚恐未能
了了。一遇相驗屍軀。欲於傷痕之圓長闊狹。顏色分寸間。辨爲何
械所毆。因何處致命。類皆游移無據。設有檢骨重案。更鮮把握。勢
須借撥鄰邑諳練之人。或鄰邑件作。亦未熟練。又將輾轉訪求。不
遠千里而招致之。往返需時。殊多掣肘。人命至重。豈可不講求有
素。夫講求之法。不外乎洗冤錄之所載。件作而不讀洗冤錄。或讀
而不精。將焉用之。無如件作雖設。而未能專意講習者多。何也。其
額設工食。每名每年僅支銀六兩。口食不敷。勢將另謀生計。視充

役爲掛名。安望其能悉心供役。余嘗爲所主者議。請於若輩額支
工食之外。每名每日官捐給米一升。俾無枵腹之虞。始可用志不
紛。仍於公暇將洗冤錄摘段考課。當堂講解。不使稍涉顛預。似此
實力行之。乃不患其不熟諳。

留養之條。國家法外之仁。非可冒濫。例內捏結留養。各有應得
處分。乃有狡黠之徒。畏罪規避。詐稱親老丁單。妄希留養。聽者不
察。或意存姑息。有心開脫。書役窺知意旨。因而乘機訛索。串通保
鄰。扶同具結。在被害之家。或未悉底裏。或不知例義。既經官爲審
辦。往往未敢置喙。上司據結勘轉。驟難覺察。遂得循例聲請。或謂

此等事可種陰德也。不知殺人之。人倖逃法網。則被殺之人含冤。地下爲生者計。獨不爲死者計乎。余謂此等事。不但無陰德。且悲有冥譴。欲嚴其防。當於人犯到官之時。先將本犯之有無父母兄弟。逐一問明。該犯念不到此。自有真話。若初審未卽問及。直待詳辦時。再向究詰。所供已不足信。其有先已供明。本不合例。旋復改稱。嗣爲人後。或加增親年者。詐僞顯然。不可不察。

嘗試語錄一則

王植

邑無大小。不能無命案。書生初入官場。聞之不無驚心。然辦理自有節次。真實命案。有人來告。卽將兇手何人。用何兇器。傷有幾處。

在何所。一一問明。立即輕騎滅從。帶諳練刑件各一人前往。以省搭棚之煩。防做傷拚傷之弊。又須帶幹役一二人。以備差遣。捉人勿致兇手遠颺。此等人皆宜近在左右。勿令遠離滋事。既到屍場。即爲相驗。驗時當親身灼見。勿遠坐避穢。委之仵作。勿模糊率略。致不詳確。相驗必確。方能審訊得實。倘稍有未盡致。審訊時情形不符。傷仗不對。輒以我見未確之事。忍令罪加無辜之人。卽鍛鍊可以取供。而此心何以自對。大抵相驗之法。莫確於比肉傷。則以此色比彼色。以此腫硬比彼虛浮。骨傷則以左比右。以上比下。以此之血癍血暈。比彼之本色。以今日乍見之形痕。比前此經見之

形痕比則易見比則難欺。彼忤作輩或拵傷做傷稍有可疑必卽其所報之處詰其是傷之實從容詳視而令其比以呈我務令屍親兇手先皆心服則後日審訊成招問心無憾須知傷分致命不致命而致命傷中有速死之傷有必死之傷亦有可以無死之傷要處在頭上及前後心傷入骨則令探其淺深分寸致死之故大略可得此時兇手如現在立刻起出兇仗與傷比對如兩三人致死則訊其孰先下手孰後下手蓋同一致命傷而後下手之罪重也又問孰爲何等器仗皆無疑竇然後填入屍格通報例限六箇月審結待各憲批回州縣三箇月分限將屆卽爲覆審將應詰問

處一一補問。即可招解矣。招冊要口供簡明。看語要與供相符。引律例要與看相符。大憲題達時。以縣供縣看爲定。府司供看止聲。明與縣相符。不復重敘。院看亦只照原招。不再更改。此縣看所以爲重。不可不慎也。如所見甚確。所敘甚妥。卽上官駁審。正可照駁登答。案情愈得明確。不可因駁惶惑。舍己從人。爲上官所笑。余在海豐日。有遠年解案。屢解屢駁者。疑竇旣多。支節亦繁。且披閱爲難。乃稟府仍作初詳敘。供將前奉駁語。融入詰問內。案旣簡淨。府皆照轉。此等盜案尤多。不可不知也。至命案中。有人雖已獲口供已認。而傷仗不符。情節未協。返之於心。究難自信。甯保釋另緝。斷

不可輕以報上枉殺平民。初任之員。猝遇大案。恐兇手難得。又防嚴審誣服。遂諱而不報。不知設法查緝。虛衷研訊。自當有緒。卽終不獲兇。而以緝兇不力受參。罰處分亦有年限。若以諱命受劾。則罰在目前。且定例甚嚴。何爲而出諸此。余在羅定日。有州民陳飛兆與童兒守禾田寮。忽皆被殺。投之大河。久乃得其屍。而首不見。誠所謂無頭命案也。余至已越二載矣。奉檄檢驗。件作人報骨黑色。係毒死。頭骨無血癍。爲死後傷。余疑毒後又殺之。似別有姦狀。提其母兄及妻。隔別鞫問。僉供無有。問素有讐家乎。有相好時往來者乎。妻沈吟良久。供有積竊刺字黃亞安者。常來與夫語。余立

拘安至。狀惶恐甚。一作色叱問。卽悚然言知情。問所以。曰與飛兆盜劉姓牛。而分受不均致鬪。故殺以滅口。余叱曰。陳自在田寮守禾。爾利其財物。戕之何同盜耶。安卽力辨。伊田寮中此夕止牛。愵被一幅。何財物之有。且招出同黨馮姓爲加功。余引其兄。問田寮所有供相同。問牛愵被何物。則貧家結縷禦寒。非常有物也。已而起出其刀。血痕殷然。旋拘馮姓至。供如安。余以供與屍傷不符。猶疑之。以他事關取高要件。作來令覆檢。一見卽曰。非毒後復殺者也。令解之。曰骨黑有二。遍骨黑黯者。必經水浸。故若毒則黑。止骨節間。餘當如常。血瘡亦有微顯之別。頸骨經刃卽血出。故瘡微然。

可見也。卽檢一細草枝。指出骨端痕如一線。然供乃與屍傷相符。遂定案。夫訊供者不在於就事取供。而在於無心暗合。牛崽被一言非身至其間。親睹其物。何以衝口而出。若或使之至骨之黑色。有二。卽洗冤等錄亦所未及。當官者所宜知也。此案余初疑爲不必檢。及一檢乃得如許情形。如一題卽有一篇文字。固無不可出之題也。又服毒案。法應以好銀釵探口中穀道。驗其黑色與否。或以爲毒能入銀釵骨裏。刮之不去。嘗有父稟其子服毒者。原不必驗。余有此疑。遂自帶好銀釵。令探之色。果黑。余自以沙土擦之色。仍白。再試復爾。乃知人言不盡然也。至審訊之法。不盡在用刑。有

激其羞惡之心而得者。余在陽江日。有二人毆斃一人者。其傷致命一處。不致命三處。兇犯一年老一少壯。鞠之皆不認致命一處。余一日提至堂上。極口詈之曰。天下有不堪如爾等者乎。當相關時。要做強梁好漢。輒曰打死你。我償你命。今被打者死矣。如果強梁好漢。無論未必償命。卽償命。生爲好漢。死亦強梁好鬼。今乃俯首乞哀。強諱不認。不堪不堪。且人已打死。能忍刑終不認乎。徒受不堪之名。上玷祖宗。下辱妻子。天下有不堪如爾等者乎。余視少壯者。色甚忿。老者面亦赤。又叱曰。不堪的人。還怎麼說。少壯者卽挺然曰。打易受。罵難忍。此一重傷。實我動手。不必諱矣。老者亦慨。

然曰。伊認一傷。我之三傷。欲誰諉乎。余又從容諭之曰。如此爾等亦好漢矣。但致命一傷。應償命得毋悔乎。少壯者又挺然曰。我壯年力大。反諉之年多。力弱者。小人不。做不堪之人。死不改口。遂不刑。而案定。有做其疑懼之心。而得者。新會驛前門外六歲兒亞享。死於黎家祠。眾指守祠人黎亞日所爲。刑訊再三。堅不承。余念粵人信鬼。可以權濟也。一日提亞日。略問數語。諭之曰。爾不吐實。將請城隍神送亞享來與爾質。乃取片紙。手書亞享兩字。命黏於內署僻處一空室中。北壁高下。視其身形。前設一長明燈。而繫亞日於東側。一吏二役守之。西壁飲食便溺聽其便。惟不令睡。是夜亞

日不時視燈下。次日卽言知享死因。第三夜遂悉言其情。吏役來稟。余升堂命帶至。問曰。爾吐實乎。卽叩頭認死罪。曰。殺亞享者我也。七月二十四日天微雨。我適開祠門。亞享握一扇。挾書一冊。過庭。其項上是銀物。誘至祠強取不獲。且懼啼聲外聞。遽生惡念。罪當死。當其吐供時。堂下百餘人環視不少。隱避或駭以爲奇。余曰。此無他。虧心之人。其膽必虛。夜不令睡。則神昏。神昏則疑心生。暗鬼法當七日驗。不意三日卽得之。後縣尉問何供之。悉亞曰。我於燈下若見亞享。不自覺言之盡耳。

未信稿 錄一則

潘杓燦

路死之屍。或陸行卒於途中。或水面漂浮。既無親人來認。土人舉報。又恐惹事。往往暴露日月。卽或申報官府。又著地方買棺。棺復不令擡去。每至臭穢狼藉。有礙行住之人。深爲不宜。若遇此等屍骸。先宜示令地方。不許不報。報明卽當捐俸一二金。或委衙官。或著的役。率令仵作。協同地方。相驗明白。開造有無傷痕。約略年紀。填註面貌衣服。如有攜帶行李財帛。公驗儲庫。以俟親人識認。遂將捐去銀兩。買棺盛殮。且勿牢釘。令上工扛至義塚。培土暫埋。標立記號。待日久無人尋認。再從其便。蓋民間好義。尙有捨棺掩骼之人。身爲民上。何得以兩數銀錢。亦去擾動里地。況此事關係非

常若係兇死亦必斟酌申報毋謂恐涉盜案自貽失報兇死之查

議也。

收無主屍

省刑說 摘錄

唐甄

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一年而罷。一年之間。治羣殺人之獄二。獄成。未嘗加一杖於殺人者之身。典吏諫曰。殺人至惡也。殺數人大獄也。而公不加一杖。從來號爲慈吏者。未有過寬若此者也。公不。忍於所當忍。吾恐民風日玩。從此得罪者愈多矣。唐子曰。不然。彼殺人者。豈其始念卽然哉。逞一時之忿。自陷其身於死。而不徐爲之慮也。旣以一死抵一死。亦足蔽其辜矣。又從而杖之。是淫刑也。

吾不加一杖者是爲至平。不爲過寬。夫長子之民。號爲多奸。唐子爲吏一年。夾棍非刑。廢而不用。俗用之杖。雖未能遽改。以從律之制。然且薄且減。亦不乖制。一年之間。令未嘗不行也。政未嘗不舉。賦未嘗不入也。豪強未嘗不服也。疑獄隱隱。未嘗不得其情也。關市橋梁。傳乘賓旅。未嘗不治也。四境之內。未嘗不安也。巡撫達良。輔嘗謂唐子曰。百里之長。不患無威。奚以重刑爲重。以刑之既傷其體。歸而療治。又費其財。仁者弗爲也。苟治事而事治。懲民而民服。斯可已矣。奚以重刑爲。

槐西雜志 錄二則

紀 昀

交河黃俊生言折傷骨者。以開通元寶錢。燒而醋淬。研爲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爲圈。固束折處。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至筋骨間也。惟倉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曰。定州人崔務墮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攷此錢鑄自唐初。歐陽詢所書。其旁微有偃月形。乃進蠟樣時。文德皇后誤指一痕。因而未改也。其字當迴環讀之。俗讀爲開。

元通寶以爲元宗之錢。誤甚矣。

蔡葛山先生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奪倖者屢矣。惟一事深得校書力。吾一幼孫。偶吞鐵釘。醫以朴硝等藥攻之不下。日漸尪弱。後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鐵物方云。剝新炭皮研末。調粥三碗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方試之。果炭屑裹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用也。此書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收其全部。余領書局時。屬王史亭排纂成帙。蘇沈者。東坡與沈存中也。二公皆好講醫。宋人集其所論爲此書云。

經驗方十二則

玉真散

此方藥雖平淡效最神奇

生白附子

十二兩

生白芷

一兩

生防風

一兩

生南星

一兩

生羌活

一兩

生天麻

一兩

右藥生曬不可火焙共研末磁瓶封貯勿令洩氣

專治金刃木石鐵器毆打重傷每服二錢童便乘熱調服但能受藥不吐無不見效若刃傷肉破骨損除調服外并糝敷患處

鐵扇散

象皮五錢

切薄片用小鍋焙黃色以乾爲度勿令焦

龍骨五錢

用上白者生研

老材香一兩

山陝等省無漆民間棺殮俱用松香黃蠟塗於棺內數十年後有遷葬者棺朽易新棺其朽棺內之松香黃蠟即謂之老材香東南各省無老材香即以數百年陳石灰代之其效驗與老材香同

寸柏香一兩

即松香中之黑色者

松香一兩

與寸柏香一同鎔化攪勻傾入冷水取出晾乾

飛礬一兩

將白礬入鍋內熬透便是

以上六味共爲細末儲磁罐中遇有刀石破傷者用藥敷傷口以扇向傷處搨之忌臥熱處如傷處發腫煎黃連水用翎毛蘸塗之即消凡傷處喜涼惡熱夏月宜臥涼地冬月忌臥熱處傷口不可用布包裹以致過煖難於結痂并忌飲酒以致血熱妄行設遇傷處發腫總以雞鴨翎毛蘸黃連水塗之可以立愈至於敷藥之時若血流出總用扇搨之倘不流血即不必搨矣

十寶散

冰片 二分二釐 乳香 一錢二分 辰砂 一錢二分 子紅花 四錢

麝香 二分二釐 明雄 四錢 血竭 一錢六分 兒茶 二分四釐

沒藥 一錢四分 歸尾 一兩

以上十味共爲極細末磁瓶盛貯黃蠟封口勿令洩氣。治金刃木器傷皮破血出者以藥末糝上包裹不可見風。治內傷骨碎或骨已斷折先將骨節湊准用陳醋調藥末厚敷患處以紙裏好外加老棉絮包紮再用薄板片夾護將繩慢慢網緊不可移動藥性一到骨自接矣。○治刃傷深重未致透膜者先用

桑皮線縫好多糝藥末於上以活雞皮急急貼護如前

此方神奇雖遇至重之傷鮮有不起死回生者照方醫治調養勿臥熱炕定有奇效

金龍止血丹

龍眼肉核剝淨光皮不用將核研爲極細末糝於瘡口即可定痛止血此巴里坤營中急救舊方著有神效如口渴者切不可飲水更忌食粥犯則血必湧出不能醫治

回生第一仙丹

活土驚蟲

又名地驚又名簸箕蟲形扁不能飛大小不等色黑而亮背有橫楞前窄後寬以大如大指頭者爲佳小

者功緩雄者更好用刀截爲兩節放池上以碗蓋住過夜其蟲
自接而活方是雄的隨處皆有冬生米店有練之處及攪團倉
底冬天竈下更多或生油榨坊並空屋乾燥之處總在鬆土內
尋覓取大活者去足放瓦上或砂鍋內用微火焙黃研極細用
淨末五錢死的小的皆不效藥片有乾的買一個看樣子便不
致錯誤

自然銅放瓦上木炭火內燒極紅入好乾醋內淬半刻取出再
燒再淬連燒三次研末要親身自製方妥藥店製不
透不能見效
用淨末三錢

真乳香以形如乳頭黃色如膠者爲真不真不效每一兩用燈
草二錢五分同炒枯與燈草同研細吹去燈草灰用淨

乳香末
二錢

真陳血竭飛淨二錢
箭頭辰砂飛淨二錢

當門麝一錢

全當歸一兩
陳酒炒研

以上各藥揀選明淨同研極細末用定州眼藥瓶每瓶裝一分五釐務須戩準用蠟封瓶口不可洩氣大人每用一瓶小兒七釐用燒酒沖服不飲酒者或用黃酒亦可務要將一瓶一氣喫盡方效如牙關緊閉者打開一齒灌之必活灌時多用水酒使藥下喉爲要活後宜避風調養若傷後受凍而死須放暖室中最忌見火仍照救凍死法參酌治之如活轉心腹疼痛此瘀血未淨多飲上白糖水自愈

接骨靈方

用杉木炭研極細末另用獨活二錢川烏三錢草烏二錢共研細末同

上白糖蒸極融化將炭末和勻攤紙上乘熱貼之無論骨破指
斷足折數日可愈屢試屢驗不可輕視忌食生冷發物無杉木
炭用杉木燒枯亦可凡骨斷痛極者先用鳳仙花根一寸以肥
大者爲佳
磨酒服之

治戳傷腸出

好醋煮熟洗之不可太熱
亦不可冷隨洗隨入外用活刺雞皮乘熱貼上

再服玉眞散自愈有人腸出三日腐變如法治之而愈愈後雞
皮自落

治破傷風

荊芥

五錢

黃蠟

五錢

魚鱈

五錢

艾葉

一錢

以上四味用黃酒一中碗不飲酒者用一茶碗將荊芥等四味皆放入酒碗鍋內少加水將藥酒碗放在鍋內燉一炷線香時將藥酒乘熱飲之蓋被出汗立愈百日内忌食雞肉

遇傷口進風覺身上寒熱交作或牙關緊閉口眼喎斜諸色形狀者卽用此方治之

治箭鏃及鍼刺入肉不出

用螻蛄腦子搗爛如泥敷上不過三五次卽出

治跌打損傷昏迷不省人事急救方

蘇木 白蘇皮 細木斤

右藥各二錢放瓦上焙焦色木耳更要焦爲妙共研末黃酒同
黑糖調和灌下服後再將黃酒灌服至醉避風睡一宿卽愈

急救吞生鴉片煙

明雄 二錢 雞蛋清 一個 生桐油 一兩 用河水調服卽吐若同燒

酒吞者加炒黃葛花 三錢 未喫燒酒者不用或吐煙未盡速用

硬雞毛或硬鴨毛蘸桐油掃其咽喉必令盡吐而止吐盡煙毒

要對時方可進飲食稀粥否則胃氣未安食之又作吐矣煙毒

吐盡後卽用生甘草 五錢 食鹽 五分 明白礬 五分 金銀花 五錢

土茯苓

五錢

煎湯服之以追餘毒隨後多食柿餅以解桐油之

毒如四肢已硬心口尚有熱氣或無熱氣或口角流血沫勿謂

其已死而不救速用艾絨如黃豆大炙氣海口

氣海穴在肚臍下一寸五分

當灸之時肚腹兩邊均用手往下推運不可停歇不必拘定灸

艾多少總以受毒之人手足能動略知疼痛爲止如腹內有響

聲此時關竅已開煙毒下行矣飲食服藥俱照前法凡七日內

身不僵硬尸未腐化均可灸治此法世所罕知百不失一

治癩狗齧人毒發欲死

真紋黨

三錢

羌活

三錢

獨活

三錢

前胡

三錢

紅柴胡

三錢

枳殼二錢 桔梗二錢 茯苓三錢 甘草三錢 撫芎二錢

生地榆一兩 生薑三錢 紫竹根一大握

凡被癩狗咬者遇風畏縮欲辨病證是否先以蒲扇向病人搨之如見風戰慄卽是中毒明證急用此方濃煎大劑服之如病者牙關緊閉者鑿去門牙灌下服藥一兩劑七日後嚼生黃豆試驗有無留毒如口中覺豆生氣心惡欲嘔者是毒已盡如口中不作豆生氣者急再進一劑仍用生黃豆試之毒盡自保無患此屢經奇驗之方不可思議

湖北補用知縣改發浙江補用知縣潘康保覆仗

岷江自蜀來貫全楚之竟幾二千里以入於吳沙石橫厲波濤激
鬪其氣若不可遏而磯瀨洄洑婁阻之常沸鬱湮咽莫能以自伸
民生其間剽悍陰鷲睚眦之憤輒相尋仇事發網羅求道不得而
後悔之成於不可遏終於莫能伸風會所漸於庠微己夫轉移風
會者士大夫之責既不克導以禮讓使民毋鬪至於鬪支拉幹皮
面血背而始沾沾焉審傷察創視折以矜其能抑末也然獄有死
者之冤有生者之冤有冤之成否介乎生死之間曾不容髮苟得
其術而審處焉裨補良亦匪渺洗冤錄一書垂於令甲與律例相
輔官司循習奉爲金科蓋傷之部位有定而下損徵上左損徵右

膚損微骨臟損微節其理微渺其用蕃變若夫檢寫之具燔燬之
法不得已而后爲尤非可意構也前詒朝精代有增闡莫備於詳
義之編顧辛榮堂原版燬於劫火冠惠文者病其購覘之難伯寅
舍弟佐憲秋官始刻於京邸嘯園葛氏又刻於海上是書始稍稍
以傳丁丑夏偉如家兄開藩楚北覩江流之湍怒閱習俗之傲狠
將進以禮讓而先禁其不可遏俾之有以自伸爰檢是書重付削
劂以貺郡邑之良所謂樵菑沈犀疏淪審執者非與余獲預斟嘗
之役因念曩者權令咸甯麻城遇負傷請驗者取玉真散諸方劑
合治之輒應手瘳同年宗子城宰武昌又以經驗秘方數則相餉

輒彙錄而附刻於末攷元時所頒至元條格內采洗冤錄爲多并
列醫藥一門載在永樂大典前事可師匪我作古且使傷者免於
死者免於刑亦吾兄吾弟之志也吳縣潘介繁識

堂兄偉如方伯覆刊洗冤錄詳義命康保校勘畢書於後曰古者
治獄五聽之外有瞻察視三術是書其備矣顧情僞相雜貴通其
意耳同治己巳濮同年文昶宰漢陽有伍萬氏自戕一案驗之目
睛齒際咽喉一傷長寸五分寬三分皮肉捲縮食氣噪俱透傷之
左右略無輕重不知孰爲下刃處檢洗冤錄無可證旣而得遺翦
於側血斑然視其兩手皆血污試引之均可彎曲至傷處恍然曰
是以兩手握翦喉死也讞遂定吾聞而灑然異之推是說以平
疑獄者屢矣又嘗論治傷藥甚夥惟生附子方最奇驗苟能呼吸
鮮不活者吾所活亦數十百人矣是方見於古石碣趙宋時惠民

和劑局刻徐清惠公令泰安搜剔榛莽始顯於世今在岱頂玉女池側故又名玉真散云光緒丁丑九月吳縣潘康保識

漢皋陳明德二房刻刷